

《一种情·冥勘》

主要角色

炳灵公：净
鬼判：末
何兴娘：贴旦
土司：老生

情节

何兴娘死后魂魄来到阴间，向东岳速报司炳灵公诉说她的不幸身世和苦恨之情。炳灵公查姻缘簿，知她与崔兴哥尚有一年魂魄夫妻之份，一年后，由其妹庆娘续上此姻。即命扬州土司带路引一纸，使何兴娘与崔兴哥团聚。

注释

《冥勘》为《一种情》之第九出，旧目为《炳灵公》。《一种情》又名《坠钗记》，明沈璟编。全剧三十一出。故事写宋大德中，扬州富人吴防御与宦族崔君为邻，两家交契甚厚。吴防御之女兴娘，与崔君之子兴哥，自幼订下婚约，以金凤钗为证。兴哥随父远仕，一去十五年音信皆无。兴娘已年长十九，因思念兴哥染病在身，半载而亡。聘物金凤钗乃随棺入葬。此时，兴哥已父母双亡，只身来到吴家，见兴娘已死，悲恸不已。吴防御念故人之情，嘱兴哥在吴家暂且住下。时值清明，防御一家前去祭扫，天晚未归，兴哥出门探视。见有小轿两乘，迤迳而来。前轿已入门，后轿忽止，坠物于地，兴哥拾起，乃金凤钗一枚，而两轿已入内宅。兴哥回房，将要入睡，闻叩门声，问之不答。开门视之，见一艳丽女子自称庆娘（即兴娘之妹）来寻坠钗。庆娘欲入室，兴哥婉言拒之，庆娘怒，责斥兴哥不该深夜诱女至此，兴哥惊惧，不得已而从之。自此，庆娘每晚必来，天明即去。事过一月有余。庆娘恐事泄，与兴哥远奔他乡。一年后，庆娘又邀兴哥同返家园。将至家门，庆娘在渡口等待。兴哥拜见吴防御，并细诉与庆娘私奔之事，求防御宽容。防御大惊，告诉兴哥庆娘卧病已一载有余。兴哥又取出金凤钗，防御更生疑惑。忽庆娘从床上跃起，自称兴娘，求父为庆娘与兴哥成就婚姻，全家皆惊骇无状。防御问其情由，兴娘告以阴司许与兴哥一年魂魄夫妻之份，今须由庆娘续此姻缘。言毕大恸，扑地而死。急灌以汤药，须臾复生。问及前事已绝无记忆。后兴哥与庆娘终成姻眷。

根据《侯玉山昆曲谱》整理

（炳灵公上。）
炳灵公（粉蝶儿） 东岱神祇，俺须是，第三灵位。
总则为，职列天齐。
查人间，追善恶，报彰阳世。
俺只怕岳帝朝回，先自审亡魂详细。
（念） 一自曹分速报司，谁能毫发掩瑕疵。世人若问延年诀，感应篇中已载之。
（白） 小圣乃东岳速报司炳灵公是也。今乃三月十五日，岳帝朝玉皇大帝去了，着俺在此审问亡魂。
鬼判！
鬼判（白） 有。
炳灵公（白） 如有不勾自死的，带来面审。
鬼判（白） 有不勾自死的女鬼一名在此候审。
炳灵公（白） 带上来。
鬼判（白） 吓，何兴娘走动。(1)
何兴娘（内白） 来了。
（何兴娘上。）
何兴娘（念） 是是非非地，明明白白天。
鬼判（白） 女鬼当面。
何兴娘（白） 女犯见。
炳灵公（白） 揭去魂帕。
何兴娘（白） 哎呀！好怕人也！

炳灵公 (白) 呀!
 (醉春风) 你是何州县哪家儿?
 何兴娘 (白) 是扬州何家闺女。
 炳灵公 (醉春风) 恁如今年十几?
 何兴娘 (白) 十九岁了。
 炳灵公 (醉春风) 俺这里不曾有票唤伊来。
 何兴娘 (白) 原来如此, 啊呀苦吓!
 炳灵公 (醉春风) 恁可也悔, 悔?
 何兴娘 (白) 如今悔又悔不得, 咳! 我好恨哪!
 炳灵公 (醉春风) 所恨阿谁?
 何兴娘 (白) 又恨又想。
 炳灵公 (白) 所思安在?
 (唱) 所干何罪?
 何兴娘 (白) 爷爷吓! 未婚夫婿崔兴哥, 从四岁上分离, 至今一十五载, 杳无音信, 不知生死。望爷爷与奴查个明白。
 炳灵公 (白) 鬼判。
 鬼判 (白) 有。
 炳灵公 (白) 取姻缘簿过来。
 鬼判 (白) 吓。姻缘簿呈上。
 炳灵公 (白) 原来有这桩公案。藏过了。
 鬼判 (白) 吓。
 炳灵公 (白) 兴娘。
 何兴娘 (白) 有。
 炳灵公 (白) 那崔兴哥名唤崔嗣宗, 与你有一载魂魄夫妻之分。一年后, 就是你妹子庆娘与他续上此姻也。
 何兴娘 (白) 果然被我猜着了。妹子吓, 你的命倒强似我的。
 炳灵公 (白) 兴娘。
 何兴娘 (白) 有。
 炳灵公 (醉春风) 恁休羨, 伊家小妹, 与他做夫妻。
 却不道, 他两个福俱齐。
 又不曾同醪合盃,
 何兴娘 (白) 贱妾可得见崔嗣宗一面?
 炳灵公 (醉春风) 吃个筵席。
 何兴娘 (白) 爷爷吓, 贱妾空有夫妻名分, 若得一见, 不枉我一生一死嗟。
 炳灵公 (醉春风) 怎生叫划地里相傍相依。
 (白) 也罢!
 (醉春风) 俺如今许你把幽情遂。
 只教恁游魂去一载才回。
 何兴娘 (白) 贱妾与崔嗣宗有何为证?
 炳灵公 (醉春风) 这情关须不是俺冥司职,
 问你那原聘物, 有甚么东西。
 何兴娘 (白) 由原聘金凤钗在此。
 炳灵公 (白) 金凤钗。藏过了。
 何兴娘 (白) 是。
 炳灵公 (斗鹤鹑) 俺也只是闲口评论,
 问因甚来回得这首尾。
 何兴娘 (白) 贱妾出世可得罪么?
 炳灵公 (斗鹤鹑) 只限恁今日今年,
 刚道那明春明岁。
 何兴娘 (白) 贱妾怎敢违限。
 炳灵公 (斗鹤鹑) 谁怕恁将咱定限违,
 (白) 兴娘!
 (斗鹤鹑) 咱只是怜恤伊。

(白) 不能够的了!

(斗鹤鹑) 你魂已入枉死城中哩,
休指望回生案底。

炳灵公 (白) 鬼判。

鬼判 (白) 有。

炳灵公 (白) 换扬州当境土司过来。

鬼判 (白) 土司走动。

何兴娘 (白) 爷爷, 贱妾可能再得轮回人世么?

炳灵公 (白) 兴娘。

何兴娘 (白) 有。

炳灵公 (上小楼) 只要恁依咱教诲,
不增别罪,
管教恁形炼重泉,
气鼓元阳,
身上仙梯。
崔子登云,
伊家小妹同纡霞帔。

何兴娘 (白) 贱妾是死的, 妹是活的, 怎生相比。

炳灵公 (白) 说哪里话来!

(上小楼) 死和生那些儿兴废。

何兴娘 (白) 若得如此, 我好喜也。

鬼判 (白) 这里来。扬州土司唤到。

土司 (白) 扬州土司见大帝, 有何法旨?

炳灵公 (白) 你就是何兴娘家当境土司么?

土司 (白) 是。

炳灵公 (白) 那何兴娘与崔嗣宗有一年魂魄夫妻之分, 一载后到本司这里交割, 不得有违。

土司 (白) 领法旨。

炳灵公 (白) 兴娘。

何兴娘 (白) 有。

炳灵公 (煞尾) 愁只愁, 夫妻未会, 生拆离。
喜只喜, 同胞小妹, 为继室。
想人间妒妇, 那管亲同契。
不妒如伊, 更谁比。

(众人同下。)

(完)

(1)据侯玉山先生言, 兴娘本应姓吴, 但前辈传唱此戏皆称何兴娘, 不详何故。